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七

德陽門人南溟范鵬梓并校

遷唐僕射褚公廟祀議

按唐僕射褚公名遂良字登善爲仁和昇平里人公在當時以光明俊偉之志博文多識之學同心輔政之才慷慨奮激之氣直言極諫之忠愛君憂國之心初終不渝之節載輯於列傳綱目新唐書府志昭忠錄者可考也唐迄宋元來里人徒以助聖之名侈其廟而有司莫之正亦莫之祀也我朝成化間始從里儒周璟奏請崇明祀焉夫以公之忠節生於此則祀於此享於此矣奚

其議議者以公之應祀忠與節而公之所棲泊其隘幾一厲宇亮不足以辱神畀也且逼近編廬輪蹄雜揉褻神所莫此爲甚豈朝家褒崇之意乎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祀典之崇雖小必專侍衛之外無餘像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乃附以邪神瀆以淫祀污穢臭惡漫不知懂公如有神不容一朝居者而况望其翩然大荒於歲首耶此實近於不敬而爲大不可者且褚公神靈秀氣湖山所鍾雖黜死愛州而杭之山川草木至今尚凜凜有生氣其祀之湖山間以昭其靈也固宜而或者曰褚公生於昇平之里故里以公姓名志

不忘公也則褚塘里人瞻依在焉不可遷之他所以孤
其望於禱豈其情哉褚公忠魂義魄掀白遐邇且不直
爲一杭士民所欽仰今者僻處一隅莫知其在語曰忠
不可棄懷不可從昔昌黎廟祀潮陽郡治後民祀之弗
便郡守卜地於州之城南七里許民謹趨之不期年而
廟成信如坡老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往不
在也褚塘里人曾得以私公哉且茲土忠義如岳武穆
忠貞如于肅愍忠節如褚僕射雖生有先後功有成廢
其忘身殉國後世于三公並埒也武穆肅愍廟貌巍然
君子未嘗不感而悲褚祠之落寞也竊惟僕射忠于唐

武穆忠於宋肅愍忠於我朝我朝視宋固未爲邇緬泝之唐則益遠矣崇邇忽遠郵莫甚焉仁人君子之心果如是乎雖然再惟里人之議亦未爲不可徙塑像於湖祠以大其規俾三忠鼎峙億禩流芳有司之盛舉也更制木主於舊祠以副一方之請如武穆肅愍仍祀故居之例不爲郵矣且沒官廢祠規制宏敞毀而圮之弗忍也於虜此闢彼塞得無天乎褚公之英天將啓之非天何假人結構之煩而俾公居然以大其觀耶吾知褚公離違而得所矣吾所以始欲議而卒無庸議焉

毛錐子傳

諸生時錫溪黃宗師命作

宣城毛元銳名穎者恃才便捷邁勁每以文墨相許與
恒譖人曰吾處世若錐處囊中行當脫穎而出因以穎
名人以錐子稱蓋謂之也穎肇氏名述者佐頡皇模寫
鳥跡篆點畫以代結繩于時穹窿雨粟山鬼夜啼已知
述之誕生元化裂而詐僞滋矣幸而八卦之畫九疇之
叙三墳五典之陳八索九丘之會二百四十二年褒貶
之跡胥述以傳世無述道終秘而天下之目瞽焉則又
何以述尤哉歷世而傳之穎穎入秦秦人器之目在掌
握柄用不置至唐元和間聲譽尚表表然不無過情矧
先業繩墨當祖述者乃變史牘家法棄清簡任浮薄草

率行止不爲汙顏而述所紀之道煨燼于握穎者之手
畧不能以管見陳白徒碌碌因人髡黥相望而已一時
分試諸國在楚名聿在吳名不律在燕名弗者穎之裔
也亦皆掣肘自汚要能以鋒銳指畫破敵國之長鎗大
劍者卒未之見焉所以後世有安用毛錐子之嘆嗣漢
裔漸繁進用益便動輒隨人指使肆爲附會凡言之無
關于道德事之不與于世教者亦輒記之汙漫支離紛
紛籍籍天下多事而道日非矣昔有顛狂自聖者不自
愛重脫帽露頂短髮種種人呵之曰此輩當束高閑又
矣少年鋒銳今安在哉致爲塚塋之殆同草木腐朽矣

於乎道托穎以紀是穎之功在道也無穎道固無恙焉
則謂穎之不見器于世也亦宜道日非職穎之過焉噫
果穎之過乎抑任穎者之過乎敢晉而質之太史氏

原思

洞哉齋乎其思也哉幽明異迹微顯殊歸瞬力莫即聰
德曷依叅玄徹冥廼屬之思故曰通微生于思世之人
百百有思而克親之思者盧廷鎬京終慕求孝風木蓼
莪千古遺抱孔子曰若由也可謂死事盡思者矣客有
晦齋者以圖而思殆由之風而興與由之思圖于心晦
齋子之心圖于圖而睇以思也固弗逮乎由之思也然

弗泥小道克思乃親晦齋亦人子矣乎爰啓厥圖以張
乃思目若窅然心極重泉流水生野白雲在山林鶴聲
聞松風自天乃悽乃形乃戚乃頽杳莫測其所安東鄙
哲曰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吳臨川曰喪服之容纍纍
煩煩檜風人曰棘人樂樂勞心博博晦齋子圖若思也
良哉蓋皇皇焉求而弗得者矣語曰制以則禮孝無窮
思晦齋子之思曷其有極思其在我鞠我長育而顧腹
我恩無涯也思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當不俟夫齋之
日祭之日而聲容聲欬儼吾目也造次于思顛沛于思
又不俟夫雲之飛雷之震霜降露濡感予懷也昔弗自

給今給而孤糝醢滫瀡惟簋之腴業工醫人吾親疇醫
參苓著木惟藥之悲晝焉思之夜以繼夢匪亡若存終
身是誦我思晦齋子寔獲我心由是風于家衆觸則思
乎親風于戚氏觸則思乎親風于鄉黨州閭人各思乎
親傳曰人人親其親而天下平矣晦齋子慎之哉余時
鞠我殷念抱恨箴廬禮敗樂崩鉛剗槩疏重感晦齋之
請爰泫涕而爲之書

原孝

孝何原乎曰孝教也先王率人物之性以教天下天下
之人昧于心志而弗于孝者拂其性畔于教者也名教

罪人也又曰孝倣也先王作則立訓于天下而天下之人知所視倣也天下之人弗皆聖賢而因心之親勃不可遏使無所取中焉賊天下也甚矣先王恐乎哉先王德教敷布四海蠻夷狄貊罔不欽止使其道可施於一人一隅而不足以通古今徹上下吾見有所窮矣石亭何子常恪以事毋有古士人風迄毋終也辮髮擗踊幾不欲生衰糜毀瘠日不自愛守先王制而弗渝焉淮之士胥爲賦蓼蓼我有冊有題君子曰是冊也可以風世矣夫以若人知先王之教不數禮不惰哀不渝則不弛報君子能不知勉乎故曰是冊也可以風世矣作原孝

志原

維 皇嗣辟三祀敦孝殷禮海內風響兆人罔攸敦有
蜀赤溪夫人夏率德自昭廬于墓殯厥休嘉懿哉厥子
冠山國孝以地卿式德著原誕告多士丕 皇越壬辰
玉泉子欽厥原義志乃攸葺曰於虐天弗厪于德弗惠
我夫人南乳失厥攸怙毋陳泣目矢死無難矢生則
難我生無難我嗣則難乃 皇越壬辰
八十三抱節而違 又 慟幾弗保我生或者曰毋之弗
死以存公也公茲 允曷從襄毋哉慰之力夫人載絕復
蘇曰允哉我當大 弗敢弗躬乃任乃舍以殮如制殮

矣殯如制殯且窆焉窆之日誅蒞緝廬依依墓左斯夕
胥奠奠必哀弗間工遠也出入申告告必謹弗弛于獨
也寒暑攸居居必綸弗遲于難也弗御般醴弗履闔肆
弗侈言色三年君子曰於庠天下之人莫不有情亦其
不有所鍾而懇焉切而尤弗克已者人子之情則然也
何也天之慝也地之義也人之衷也體斯一焉氣用屬
焉性也已則天地而百凡可以諭親悅親而織吾其者
皆分也君子弗自為也丈人之廬冠峰之原某何志哉
曰志識也原人之志以識志也

原壽

嘉靖丙辰春泉厓子弱息胥珍而瘡孫龍川侍御沈南
泉秋卿王蓉峰中翰沈桂峰別駕觴余于吳山萬竹山
庄慶余曰蘭王森森樹于階庭雨雪斯零莫隕厥生云
胡不欣余曰稚子苟全君胡云然長命永年百世具瞻
慶斯用虔龍川子作而曰我桂峰尊君夏仲望前大耋
其壽通家世誼慶胡與後桂峰觴余揖余曰老親之壽
余弗穀未克大所揚顯幸有托于先生願托不朽焉余
曰至哉嘉訊子知所以壽親處坐吾語子夫壽受也太
極一原兩儀始分氤氲闔闢庶類肇生人厥有初氣浮
而清混沌敦龐草昧玄曹天地終始大椿冥靈是不可

以人之脩短歸之稟受之豐嗇而咎諸冥冥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之謂也子知之虛又曰壽久也尚哉夏平皇初元始顯蒙未聞寥廓無紀羲農饗昊紹天致治函貞通化恒踰百祀亞斯中古周王壽祉定性和神景命攸辛胡叔季之靡長咸縱欲而敗矩其亦戕真而賊天曷臻元符而自救也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之謂也子知之乎今之曰壽者不然以丹石煉其形以吐納導其氣以辟穀超其神以房術行其秘藉妖誣以欺民騁邪淫而自斃亦有玄臺銅張明庭朝禮曰闡微而叅玄羗談空而說詭思以延虛類

齡竟無補于一至誰能不合不離無礙無滯駕安期于
海濱揖僊佺于塵世子知之虔而翁賦性直毅見理明
決處世應物不阿不絀早掄魁于經闈繼輔相乎

王國不左道以自愚不違天以干活蓋得養壽之源而
擅長生之訣者諒馴至夫期頤抑胡侈乎大奎桂峰歛
神屏息載拜而退爰托穎生紀之作原壽

書宗景堂碑陰

堂之有記紀也紀厥初以詒終也紀之以碑俾終有紀
也紀則載載則傳焉語曰可墟可墳可滄可桑而垂之
金石者未可泐也故曰金石者百世之珪茲堂之荆之

孫晉山藩侯記言腴矣曰堂者三曰亭者一右以致齋
左以授館而胥以三垣以環之池以堦之水澤旣鍾芹
茆相匝而祀可衍矣廼捐金焉範鼎者三以燭也範觶
者六以甬而共也範爵者十有五以成獻也奉其几案
敝其篚祝修其尊正潔其中縣縣其鐘鼓爲籥者八豆
如之爲登者五鉶如之識以歲費款以堂名緝以除門
嗣以羶薌而祀可視矣後之祿是祀者或有啓焉而弘
其規而詳其制則存羊之意不無所補云

石泉醺對

醺對者何五石李子予玉泉子晤言西川相將醺對者也

躊對何我石屹立風塵表思致優別泉將下出自爾容
與日藉芳潤不竭泉或傾瀉流泳旁激曲漱石亦琤琤
有聲何也氣相感也或曰石貞而孤位在下也子石以
五陽德亨矣茲當登享 清廟鳴球與齊瓦缶土鼓遠
爾退聽而况淙淙瀾瀾者可與較聲響哉雖然川鳴谷
應至遇真感不可不留韻以俟倫曠者採擇泉子用述
以爲引若夫石丈金聲屬之別壘云

題西番圖冊

此諸西番圖也予守蜀四歷年所松維故地雖有節鎮
專司督轄而糧餉士馬更番絡繹歲無寧晷若弗重加

之意一皆緩急將何隄防或遇咨詢將何指畫窮探歷
訪初獲總圖諸番之槩雖存而關隘之通塞墩堡之存
廢山川之向背要害之夷險虜情之變幻出沒以至轉
輸煩難官軍危苦則未之悉逐一第查參之舊本分圖
貼說歷年叛劫平附事由方得完揭而萬里奔歸皆一
展玩聿深懷想亦猶西川士民不或棄予也及今我若
山先生節鎮松維三川動色而雪山王壘爭重一皆他
日文淵西域之功端可必者倩工摩臨以遺之弗敢以
敝故者徹清覽也

跋良菴卷

人之生也不于其趨于其初其由于世也不維其際維其意于其初也得氣之正是故貞而無僞也靜而無欲也天之空明水之湛一各止其所而無乎淆奪焉或惑于趨而狃于習也是故趨名者逐逐趨利者營營日流于際而茫無抵止也動靜不失其時而必主夫靜焉良之得象而菴之所由名也噫

跋栗齋周侯政蹟卷

栗齋尹仁和三年考厥成于朝泉亭吳子歸自濠上過邵子于石屋第侯之政有不浮于人者叙之邵子曰宰邑之道脩已爲急得民要焉惠私下矣夫已不脩則

敬弛民不得則心離惠不普則德比是故江河之澤物也汪濊千頃吐納百川澤斯溥矣或者不窮源不合派流竭澤涸物何以潤天祚吾邑侯寔蒞之不三年利用厚生允孚乃蠶唯是士庶核以紀之列之章什曰某某者邑大政無踰于此侯信底于成惠其猷矣否則吳子肯厚誣哉雖然吳子望于侯者則厚也少或脩敬未純得心未洽惠不知政君子病焉於乎吳子望于侯者厚矣侯念之哉

跋還金傳

周禮太宰以六廉計吏治而醇朴之風澆矣河也古昔

先民視天下若敝屣而何金帛之足珍耶自夫揮金却
金事著而名析焉噫弊也矣雖然是可以例婦人女子
哉柳亭之毋女士也知還金而弗少自斬爲之吏乃復
有橐金遺子者視毋可媿死也夫

跋昭信錄後

睇觀茲錄不惟見諸生立志之銳立學之勤立約之嚴
立論之審而司牧者良于立教從可占矣信知所以昭
明德則他日立身立行立朝立業胥大有可觀者又何
孤良司牧之教而叙說之諄哉若立言以際功名直餘
事爾幸勿徒爲編摩而弗思所以自立也因書以歸之

跋自家意思卷

余日守少城服紀承後于瓶山先生爲群吏先日夕奉教語于茲忽忽踰紀先生以中丞叅知我浙益荷垂情一日命楮生數輩簡余舊作以待翰府余自顧劣薄遲者久之知無足以辱先生請爰稽故帙而簡閱之得詠竹木花卉如干什雖亦率爾漫成終是自家意思乃竊比茂叔窓前之草屬之先春葉子題其卷端圖而書之殊用爲草草以上倘弗輒加除刈而大賜芟正焉則甚幸矣

跋野鶴傳聲卷

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野又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夫夫
鶴善鳴之鳥不羈之禽也鳴于九澤之墟其聲旁達于
郊野固其所哉若乃揚音嘹唳上徹雲霄高翻凌風振
吭寥廓向匪羽儀天都笙簧太清胡克傳致此聲響詩
人何取義而余顧比倫哉是必有說也泉厓子養卅脩
翎棲隱林壑舊矣而草亭子索叙言以颺北山子聲詩
藻思并余年來歷覽海內名勝諸篇彙書成卷禁掖遠
塵侯北山子洗刷而把玩焉則何殊于鶴鳴九澤而聲
徹九霄哉於虜安得夢憇華池神遊洛浦與子一相倡
和第恐好爵之縻而不我過也雖然遼城令威千年來

歸庸延頸戩翼以俟

夢玉環引

懷松葉諱銀字良器漸山居諱應峻字文升

懷松主人望艾未立子室娠逮蓐一夕夢帝遠之雙玉環珥聲珊珊珠光瑩瑩拜受稽首忭舞珎襲寤而言曰玉環妃子名夢果符雌之徵也何足慰嗣續想明日語諸漸山子漸山子爲之繹曰無庸虞也子不聞棄中所探而念顧左之哉是育必子子慧且樹立詩以地之三明誕果子摩挲視之耳珠纍纍玉雪肌肉信可珎也子往賀之訊之諗厥異曰有開必先不爾誣也佳哉漸山子之見雖然竊聞之純陽子以雙玉環自象象得純陽

男子象也子復何疑又聞之昌黎子曰瑤環瑜珥稱其
家兒也此子他日當爲圭璋瑚璉器重廟堂不徒飾玩
爾矣子文何疑且古人樂與善施拯災捍患生活民物
陰隲冥冥則今日玉環之遺未必非黃衣年少叩以爲
報爾懷松繹予言否乎繹予言子其質之漸山子

柳亭詞引

名字之義古有之乎曰禮也古之制也後世益之以號
非制也侈稱號以別名字者也放情山水者失之僻後
志幻恠者失之誣僻與誣侈益過矣新安葉子僑于杭
號柳亭羣公詩歌瑤瑋盈帙予何能言而來柳亭之請

耶第柳亭懷故匪僻念祖匪誣而侍御先君昔在心目
詞以況之良足休哉或曰以詞和詩古之制乎曰詞者
詩之餘也麗而則者也制也試一按拍填腔三引六調
爲柳亭子歌之

春浪吟引

歲維壬辰維春元始劉子魯北試有期地官夏子國孝
駕黃龍乘彩鷁推瀾鼓濤湧長淮而泛清浦顧子邵子
曰子知夫春浪之化之神乎化汜神矣神不可測矣不
可測則或搏或飛可駭可愕勢挾風雲氣橫山嶽蛟螭
蜃蟠樑然而前却者不知其幾千萬埒子知之乎邵子

曰奚不知也予常歷龍門浴天泉川后迎瀾波臣獻湍
拾明月之陸離抱夜光之珊瑚匪蒙莊之恠誕信齊諧
之可傳夏子曰嘻子知之矣子抑知夫大江之西大庾
之陰樛龍之莢卯金之精際此春明軼浪而行舄奕揭
孽緣雲上征瀕洞蟠蚪變幻無垠鼓翼爲風噴洙成霖
雷霆書擊震盪無形夭矯黝糾莫測所云滯萬方之甘
澤而爲昭代之光靈也子知之乎曰奚不知也嗟予
與子戢鱗潢汙拭目燁耀衍言未已曷效蛟螭之吟用
翊虬龍之翥于是夏子陳聯邵子簡韻而三賡之雷行
風迅要不無所助也後一日水部王泉邵子引之

刻傷寒全書引

此節菴先生醫世之書也節菴上窺墳典下究樞問而
寒疾療治之法無留良焉世之醫究此可以醫世矣我
玉洲陸公按蜀之明年風恬化熙三川草木勃有生意
而况全蜀之民物者乎一日晉某出是書命覈而梓之
且曰吾節吾廩食有司者存焉是足以用梓無以醫民
之故病而民也噫嘻公真仁天下者乎余按周禮御史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
焉公馭法申令肅紀明辟風槩凜凜及其訊鞠詳慎情
僞畢照則每求生于死多所平反三川之民物幸哉公

代矣刻是心以溥厥施以生全天下之民又不直川民之幸爾也故曰公真仁天下者乎其挹公之心洽公之治能弗忘公焉爰書以引之

遊詠西湖引

嘉靖丙午四月望後嵩陽白子訥以使事過吳門舍止萬善禪堂我松泉鍾翁飲之西子湖召余泉厓子追陪笑語竟日游燕于岑濕雨新霽涼颼襲人湖水平橋四山如畫而樓船簫鼓來往如織芳春盛賞不是過也余方閣酒覓句而松翁乃出西湖一圖向余乞言余曰噫嘻是可以一日而竟西湖之景之勝哉嵩陽昨歲甲辰

東遊湖山幽覽窮探迨及三
俱間賦一詩得若干首則今日之會之勝可無作以續
疇昨哉拂紙濡筆詩以章之爰并舊聯用屬新壘云
章水皆春詩引

西湖古稱佳麗地宋南渡來駐蹕建都雄舸藻構至以
西子擬之可謂盡態極妍矣先時蘇長公詞垣重臣出
守杭郡築隄湖曲以殺水勢橫亘蜿蜒若游龍然蘩蔣
桃柳于隄恒于春時煦風扇煖遊人載酒來往笙歌天
然一錦綉畫圖也逮夫荷香遍暑暮收行秋而蒲柳摧
殘卉木零落湖山風景亦復蕭然有能回秋容之慘澹

而爲春色之芳華者殆真宰乎我太府環山先生居守
我邦未越昔歲而滿腔子活潑潑地直欲大啓全浙民
物儲四昔而長春焉爰推仁民之餘因以及于庶物俾
一草一木咸育並生折取拒霜遍挿隄許翦伐有禁而
蔽芾就深忽忽經秋萬花簇錦宛然明媚何啻先春或
舍止而延賞焉他日芙蓉之西湖未必非甘棠之南國
也漁歌牧唱被之管絃觀風者采而風之百世之後將
與召伯坡翁異代而同春矣不其大可傳耶予不類濡
公之化沾被寔深思與草木皆春焉摘得俚言十絕漫
書數語以引其端云

壽半塘劉太府詩引

嘉靖三十三載春正月念有四日爲我太府半塘先生
誕辰于時晨起戒旦天朗氣清令省士民忭舞歡慶譁
然曰異哉天乎其有意于我公之生乎胡入春來霏雨
沾濕由朔向晦日無停時今胡陰翳頓除爽然開霽快
我民物祝獻有詞願公居守我邦日升川至時和歲稔
覃布恩私追昔司理明刑益復耿耿而今杼柚艷冶棄
梓數腴回首十年典刑具在視之夢得復入都門悵然
興慨曰唯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者大不侔矣是可以差
殊觀耶某不揣謹拜廳事詩以壽之

別王泉陳外傳詞引

王泉名助淮之人

嘗謂天能生材而不能用其材猶不生也 國家能用材而不盡其材猶不用也用其材而俾之各當其材梗稱豫章材之良也或未盡乎參天合抱而因材器使柱石棟梁不令樗櫟不材者參乎其間則巨室明堂工師勝任而拱把桐梓亦所不遺庶天地無棄材而在在稱善矣不其大可慶耶吾屏博王泉先生富于材者也董學于杭後先十載杭之文選日漸充拓先生待士有恒度敷教有成蹟業精行修多所展布禽蟲草木咸荷陶冶且年力方強行可遠到余豈腴人者哉曩賦王泉行

有曰我見君材發新瑩扣之清越傾人聽絃歌民杜罔
不宜文教覃敷且乘興則先生之材雖未敢以梁棟比
掄而旅楹有閑無忝厥任當國者胡以漢室待賈生者
處先生哉是不免長沙之嘆而淮南之思也兒輩二三
子沐先生之教深至先生之愛余也因之今其行也能
已于言哉勉摘小詞并申別引

梅雨解

或問于余曰梅之屬愛于人也勝數哉何水部爲楊
州法曹官閣有梅數株退食每吟詠其下故其詩曰枝
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拾

遺避居成都結草堂于浣花溪上有古梅二株其枝膠
曲萬狀若薜蘿皺封滿花身至于今尚存故其詩曰梅
蕊臘前破梅花季後多又曰巡簷索取梅花笑吟蕊踈
枝半不禁東坡老人在汝陰堂前梅花盛開月色鮮霽
乃召趙德麟飲此花下觴咏竟夕故其詩曰雪后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又曰檀心已作龍涎吐玉頰
何勞額隨醫西湖處士隱居孤山山前后樹梅與共朝
夕故其詩曰玉骨綃裳韻太孤天教飛雪伴清癯又曰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則知梅之屬愛于
人有以也吾予之第之爲號也梅則然矣復以南名其

義何居其以花之間煖者得氣必先人之遇泰者其發必早如庾嶺之梅南枝已落北枝方開者乎曰未也其以生長江南多得春意冰葩玉骨芳香襲人若夫苦壑幽厓孤芳搖落則固無梅之可玩矣如陸凱折梅逢驛使云江南所有贈一枝春者乎曰未也蓋有說矣我其解之余系燕宗無名公后本自洛南分枝浙右余窮經世寔紹父命命以其名元會之運繫惟皇極數學之精妙契先天爲世作程神堯數得天地之中先后乎此誰其適從天地之數亦各用五洪範皇極異形同體梅也五出獨占先春百花之魁群芳之珍皇極起數式肇于

此我祖得之先天根柢我祖誕生河洛南服嵩少之陽
伊瀍之澳無念我祖曰梅與南子其圖之矯首具瞻惟
子有子纍纍是似綠玉黃金一變可至庶有以章南國
之風韻而不墮燕宗之逸軌也問者唯唯而退爰第其
說作梅南解

卷終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八

叙南門人屏厓趙珪梓

內江門人

黃閣校

記崇景堂狀

夫子道在天下教及萬世故其紀與天地爲始終雖蠻
戎狄貊罔不知所尊信乎吾道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
往不在也其薰蒿悽愴之恩豈人所可已哉淮清江浦
墳起于郡之東北延袤三十餘里去郡治也如之而其
梵宇琳宮吾道斥逐之者紛然相望而夫子之祠蔑有
作之者嗚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其可媿也夫某奉

天子命分署于茲朝瞻夕惟茫無所依是用切于衷而
作之無繇也爰度署居相地左隙乃傑構而崇葺焉
聖師神靈儼乎其上面配哲附之乃竊風詩之義願之
曰崇景堂固知墻卑室淺不足以章吾道之高深而所
在尊仰之心聊以識萬一云耳嗚呼魯作泮宮頌斯興
矣鄭立鄉校君子歌之是舉也烏能已名言之請以紀
顏堂之意乎後君子感而克焉則其像設器陳應圖合
禮必有大其規者幸亮而記之

啓熙臺潘中丞狀

家君大峰主人性秉誠篤心敦仁孝夙以葩雅鳴塲屋

傳經三十載生徒不下數百邇年科第在在顯名不肖
兄弟親承指授庭幃間尤懇懇以忠孝清慎爲訓文辭
小技不足多也不肖今日毫髮身心之益孰非家君教
詔之恩耶古謂民生之三家君當其二矣緬懷及此益
切瞻依嗣當入貢之年適被推恩之典遂辭貢而就
封焉年來家食喜逢誕辰必希名世之章以爲戲綵之
引今六十六齡矣十月廿六日寔惟其辰不肖謬署清
淮久違庭止南雲悵望無任感恩爰繪椿靈小圖仰丐
祝言大筆不惟不肖聊寄遠私而家君奕世與有榮矣
謹啓以聞

一 大益書院狀

書院創自正德戊寅督學儀封王公廷相董教崇哲欲
樹位以風一方以淑多士不可無藉白于巡按姑蘇盧
公雍高安熊公相發贖金五百餘易故相萬文康公安
宅地隸省東北隅始建堂宇門楔繚以周垣巡撫河陰
許公廷光巡按新喻黎公龍督學廬陵歐陽公重成郝
守安福劉公天澤宣城王公遵益以號舍嘉靖甲申春
始成巡按桂陽范公永鑾督學鄭張公邦奇僉謀合省
士儲于中范出贖金六百易雙流等邑張成業等田爲
井三百二十有一計千九百二十五丈歲入租四百六十

十七石有幾以爲餽士之具巡按衡陽劉公黻督學貴溪江公良貴出贖金四百易內江王府園塲以廣門衢其地東西長百五十丈左右寬各四十丈布政使莆林公茂達按察使靈寶許公讚協力不貲以永厥美辛卯垣宇傾圯督學潁川張公鯤白于巡按祥符熊公爵加葺焉甲午督學莆顧公陽和白于巡撫莆范公嵩新之未就也巡按滇南鄒公堯臣檄上府曰書院前後堂寢率多頽塌合再估脩時某手檄計估料費三百九十金有幾請于新安潘公鑑公曰正我意也允下乃出帑計料築土鳩工拓堂之後所撤室之廢且隘者而崇建焉

椽楹弘敞翼如也學舍是宇一更新之于時潘鄒二公
方以全蜀鄉賢名宦二祠未備有司責也卜地于學宮
未得某乃計之署督學河南蔡公復元曰書院新堂告
成而堂之左右地道弘敞可作二祠如何公然之即剡
材羨貲從便構置無煩公帑也門墻森衛士式瞻仰某
曰可以紀矣乃集郡邑多上訊厥顛末而某某跼而言
曰士育千庠而書院副之爲諸生儲養計似可少也而
西川文學大觀胥此焉藉不爲不重二十年來日漸荒
廢加意作興雖諸公均有賴焉而開剏振啓之功實凌
川公爲之始且復撫循西臺恩澤蜀士民之愛也士之

望也能泯諸而文康公者生長茲土嗣續以微實有地
主之義語曰神以氣屬禮以義起蓋祀之乃悉于今督
學麻城阮公朝東白于巡撫京兆張公翰巡按平湖陸
公琳祀先賢位于前堂浚川位于新堂左爲鄉賢右爲
名宦附以文康僉曰崇祀秩禮昭庸厚化君子于世弘
矣乃命某爲狀請之太史今方伯儼山公深記之以垂
玄石用示不朽云

撫臺西野張公疏乞遷思狀

西野公撫蜀之明年吏畏民安豪猾屏息氏羌鎮定邊
檄不驚且德感天心雨暘時若全蜀晏如也公方銳意

豫防圖維規畫其論治也識大體重大節目立談之頃侃侃千百言出經入史據古證今前後了了無脣容其籌邊也察識關津思通水運而轉輸嚮道考覈精詳其會計也屈指計筭毫忽不差侵攬退聽糧價充斥人臣以人事君也公于薦賢雖幽必錄廉于訊下雖賤不遺淑士則才者獎之不才者勸之同歸于造也校文則粹者進之批粟者礪之咸底于化也守已而一柴一灰之必嚴愛民而一夫一役之必吝其節費也不爲無益務求實用其應務也不爲文具期必可行勤勞有功者真實愛之雖危而置之安奸惡無賴者真實惡之雖小而

嫉之甚若問斷也聽受未畢而奸僞之情狀瞭然有匪
疑議則方指摘而處分已悉之矣以故一時奸宄懾
而神明之善良無所于蠹民德之德之弗能有言也屬
下僚士德之德之弗敢以言也某服役踰年受教獨至
方圖鳴公之德以寫屬僚士民德公之心公乃手二疏
草下示一爲乞骸一寢南夷兵某舉手加額曰天乎可
生列省生靈公奏必行而公之奏殫厥忠誠天必相我
公克回 聖意公曰吾知斷弗可回而言出禍從且必
然但 朝家養士百六十年非此不足以示養士之報
而區區衰老受 國厚恩非此亦不足以申報國之心

若肯賜允乞骸骨願足矣某曰公敷歷中外精練明達
朝廷方倚重以紓西南之憂全蜀賴保持以荷生全之
福何遽爾耶踰月得報賜允公欣然北向稽首稱謝謝
事戒行屬僚士民方且嚟嘆咨謀莫可攀挽某曰公才
識間望冠絕天人年力神思復爾精銳將必起廢以慰
天下蒼生望東山弗克老安石也第蜀士民恨弗終庇
之某復孱劣不克昌言公德以慰士民乃謹摛拾以請
名公嘉惠而表章之庶公介石之貞 皇朝獻老之意
士民甘棠之恩胥得之矣敢告

毅軒王公行狀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嗚呼皇
有種善如毅軒公者有不降祥儲慶而昌大其後也耶
余弱息三歲嘗聘公女孫爲之配綢繆結好于茲十二
年公行義殆莫余悉且承公嗣中書君請乃藉手爲之
狀公姓王諱琦字仲卿毅軒其號先汴人晉右軍後扈
宋南渡世家錢塘四世祖國寶者贅鈕徙今南壁里曾
祖通祖善字復初父鏞字大用號東軒以庠彥嗣授七
品官妣李廣州太守榮菴公女姪也公爲東軒季子自
少氣宇豐融性資朴實重德樂善知所嚮違家饒裕取
舍明慎無所徃以孝事父母以友弟兄長以幹蠱力學

訓子孫以均勞逸同甘苦御臧獲以信義雍睦和鄰里
人有急難拯之惟恐後性不嗜飲遇大夫君子則豐饌
核以延之竟夕達曙無倦容無貴賤無少長無敢踰越
人以直曲質之公片言平質無少畏忌卹無告種種不
惜樂成人之美至有所費弗吝事之弗良者力阻之虞
人病涉也捐貲建方便橋虞路逼隘也委地拓安平巷
好義樂施類如此尤敦于誠孝曩東軒以橫被誣逮繫
憲獄公挺身辯枉受刑責幾斃弗顧陰雨傷所輒痛指
示孫子曰吾弗痛吾膚傷吾父背吾痛吾心耳淚下成
注母李感危疾籲天以身禱得愈其誠孝感應類如此

父母喪哀痛幹辦一于禮有所遺則漫無所計每嘆曰
吾赤手成家安命守已竭力經營惟勤儉艱苦爲志幸
天訶護居然自立兒輩不思所當務而仰覲祖先乎中
書君以庠士北遊太學公携之京二十越月相守一室
日夕以忠君報國爲誨中書君果以文翰選進呈文獻
通考諸書銓授前職爲時所推公授益府典膳階迪功
郎以家務莫于負鼎王所僑于吳門聚方物而低昂之
如家焉恒以返鄉非爲念卒弗遂中書君請以致旅處
不疾而殞聞者罔不傷悼中書君匍匐奔赴猶及蓋棺
面色如生識者謂公正直醇厚所至生成化丙申六月

十八日享年六十七歲卒之年嘉靖壬寅十月八日也
配沈氏子男三長中書君乾次坤次震俱先卒女淑芳
適鴻臚鳴贊張祐孫男七延慶良慶國子生德慶邑庠
生餘慶天慶重慶紹慶女六瓊英即余男棠生聘也某
某中書君以明年癸卯十二月三日卜葬于北山黃姨
嶺祖塋之次嗚呼悲夫善人已矣悲復何言第悲天末
世澆漓巧偽滋甚曾弗猶善人之厖且質也亦弗猶善
人之不由問學而動與道俱也狀其行為立言君子銘
誌之地幸敷揚之以光泉壤云

誥封宜人先室丘氏行狀

嘉靖庚戌仲夏二十九日封妻丘氏卒予時入闕省兄
抱疾歸而予妻之疾已在膏肓自謂無恙也越五日疾
作予方治療之力卒不起嗚呼悲夫孰謂予妻之賢乃
止是耶予妻居常不予信不自以爲疾竟至是耶年不
逮壽封僅再錫幽明異途長逝永隔於乎悲夫乃涕淚
而爲之狀宜人諱王端字正卿杭右衛人祖英字德夫
父輔字良相號仁齋授太醫院吏目母李以弘治丁巳
十月四日生宜人仁齋籍醫院久客京邸罔家卹家用
弗饒予妻以長女少穎慧良于女紅夜以程日罔懈貿
爲薪粟計者十年年且笄未許聘母憐之丁丑始予聘

予時補邑庠弟子負誤有時名時富室亦有求聘者予妻始弗言終語嬭氏曰貧儒奮庸終當金紫富室侈靡能免溝壑乎竟歸于予予時授徒所入遺予妻俾奉予父母爨爨薪水罔弗親亦罔憚勞瘁予父封貢外郎大峰翁性寬平毋楊宜人稍嚴毅予妻百凡順適雖怒貽亦勉承之毋卒罔弗懌咸以賢孝婦稱戊寅孕仁齋歸自京疫疫染及予予妻予染遂墮厥孕自是數孕數墮乃謀于予曰人子以宗祀爲重婦道以嗣育爲先妾非弗孕也孕弗彌月終鮮克子曷圖之辛巳育方氏妾撫愛若嫡然壬午予領薦計偕春官予妻孕復墮因感

奇疾屏聞之奔歸治之得不死甲申育子元復固育妻
哭之哀曰天胡奪我之命耶丙戌子第進士益以嗣續
爲念復妾是玄撫愛之猶夫方以毋宜人喪歸復誕女
黽勉襄事而哀痛過之戊子方氏育子棠生語予曰宗
祀在于視之女曷重輕遂舍女移乳厥子日益顧腹人
不知非所出也已丑予授都水主事管理清江廠日以
儉約自持廉慎相勉三年節慎錢糧釐革奸弊予免于
過今爲清江首稱予妻儉戒之功居多庚寅予兄以言
獲譴道出清江兄妾及娠予妻躬舂食別去泣而送之
辛卯一日語予曰自浙抵淮不越千里翁乃家食盍迎

養焉具舟迎至淮日夕承顏以申婦道予妹趙適娶且
貧曰姑弗吾養誰養耶吾弗歸誰與共朝夕以安厥志
命舟歸迎撫其子女如所生壬辰予考績妻以予貴受
勅封孺人癸巳晉員外郎 勅署臨清輓厥單 恩進
封宜人甲午 勅陞山厰郎中儆戒之益加于清江焉
乙未出守成都成都萬里險遠登陟艱危一身之勞猶
弗堪任予妻往返置兒于懷雖極困憊弗惜也復予謂
曰君公祖一方必勤慎精敏清白乃心則事不滯而民
受福若教授兒曹總理家政妾其任之予得銳意興理
政教兼舉向匪予妻寧免內顧而吾兒學庸論語誰其

之且守予門禁指約雖一魚菜不易取辦有所入必
問從來以故四年在在保薦九本摘文勒石去後與恩
未始不藉諸宜人也戊戌奔大峰翁喪予方衰經顛囂
舍哀出峽痛殞之餘幾不克保予妻左右調攝勉圖襄
事途干謂曰翁所遺諸凡飲具食器雖出君薪俸今往
矣盡分致諸昆以志所愿嗣歸予兄已分致之乃曰先
得君心所同也用無尤焉已亥予被言者以才力見劾
予妻曰君在西川百務具舉人方以爲不可及今反不
及耶夫君且休矣家居殆十年日夕維子學業是訓俾
底于成以馬邵宗之祐洎其婦若孫寔鍾愛焉子男一

即崇生庠士娶于王中翰君健之女女二俱妾出一字
張君元胤男燦一字祠祭貢外江君景晦男埭宜人視
如所生故視宜人死罔不哀且痛孫男一成奎予妻仁
且慈儉而不俚性雖急而能恕遇事顧大體義所當爲
弗少貸相予三十四年歲旦誕辰必具象服以拜以祝
以祈偕老不私一錢尺帛不遺予斷簡廢牒雖經卅歲
檢必得之以適予用予饌食知予何所嗜以適予性予
同年知與及兒所師者至必躬治饌食務精潔以適予
意人共賢之予親黨妻之告急者賙之有患難身赴水
火唯恐後于丘一無所私唯予孝敬自致亦弗予靳或

以是卿之事妻弗計也兒年十三尚卧之房榻寢必再
視偶瘕或謂徙之別室宜人抱且泣曰寧疫及吾毋令
遠吾子終亦無恙自奉恒澹泊不事靡費唯翟冠緋袍
必整潔以榮 恩命其他服飾多補綴而更製之今檢
所遺無一完美者性頗執拗有觸于心即發之言疊疊
弗置口而寔無心焉婢僕有小過輒不能容隨恕之終
復爲之解焚其敬夫愛子恤人逮下恒失之過至有不
能當者嗚呼悲夫宜人少貴不餒于貧不惑于富終被
金紫乃克有見固宜允膺多福以享脩齡而弗少延者
天乎人也何尤乃以是年十二月日卜塋于玉泉山封

塋之右予終有合焉

通奉大夫山東左布政使顧六泉公行狀

天之于人昭昭也德學弘深者必恒之以福性度坦易者每益之以壽而顧于我六泉左之耶且遺弱稚寡乞狀于余締結葭莩能弗之慨爰拭淚而爲之狀六泉顧姓諱四科字齊賢六泉其號也先世汴居南宋徙吳繼遷于杭入我朝安撫給以部牒曾大父昇大父恭號鈍菴父璦號南湖與先大夫大峰翁友善領薦甲子授廣東新寧尹贈大夫母沈宜人以弘治辛酉八月十九日生六泉于錢唐豐寧里幼穎異弱冠從宦游新寧

新寧盜區也南湖督兵剿捕盡瘁卒于官六泉扶觀歸
葬甫二十學日淬勵嘉靖甲申補邑弟子負戊子以易
領浙薦第六名梓其論以傳庚寅卒業南雍壬辰第進
士二甲十名授刑部江西司主事癸巳皇太子生覃
恩逮所親南湖如其官母妻贈封俱安人六泉體弱疾
作在告丙申復除刑部湖廣司主事究心法律讞獄明
慎大爲司寇漁石唐公器許戊戌進貴州司員外郎扈
駕南巡還賜鐙幣巳亥郊廟覃恩五品申錫父母
妻咸被誥寵尋以本司郎中陞福建漳州府知府在
部有刑政錄庚子之清漳清漳邇海寇滋番貨出沒六

泉潔以自持靖而不擾舉行鄉約民從其教在任七年政蹟懋著時有七不曾七不肯之誣逮其去也追思勒石肖像建祠至于今祀之余兄弘齋經邦曩以刑部郎戍漳海歲久瞻切著有像贊以章之丙午陞陝西提學副使寔漁石太宰在刑曹時器重所致也六泉敷教以寬條約以嚴關中士子多所成就署按察事議分涇邠關內潼關鄜州四道所轄地方各就近管攝至今稱便庚戌陞湖廣左叅政尋入賀晉陝西按察使更極清約革公堂紙張之值嚴吏胥出入之防甚至公費不給各道入省宴集廢徹澹如也至讞大獄必研審再四求

無寃而後已陞湖廣右布政出關之日行李蕭然元洲
張憲副瀚會入關握手道周相謂曰囊有俸資五六十
兩數月辦公事良不稱是是足愧矣庶平直易人不可
及類如此甲寅陞山東左布政未行疾而卒夏五月十
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四配李宜人知州社女先卒繼邵
即弘兄女子男二汝言邑庠生李出娶吳御史瑞女俱
先卒汝安側室孔出邵寔撫之茲以丙辰年月日卜塋
于某山之陽李合寔焉嗚呼六泉行誼在鄉評澤流隨
宦輒德學播士類名節重朝紳則其素履之詳人人
能知之類能言之何藉于狀何假于余言重煩我明厓

夫人如椽之筆以銘以誌以生我六泉于九泉耶且湖
楚先後心行政蹟契案同心尤所習稔惟念而揚聞之
以光泉石以托不朽焉幸甚

西華臯厓邵先生文集卷之九

內江門人槐麓張求可校
保寧門人定菴徐敷詔梓

孔子作春秋

孔子之作春秋其欲白是非以告天下乎欲告天下而使天下皆知當時是非之所在故文不可不簡筆不可不嚴筆不嚴則褒貶靡律文不簡則浩瀚無紀而天下之是非未易定也韓愈氏曰春秋謹嚴余曰春秋易簡易簡而春秋之法無餘蘊矣嗟乎春秋以易簡而告天下天下以煩刻而求春秋甚哉天下之誤于春秋也夫

子作經之故孟子固言之矣其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此其故也其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
秋又其故也孟子言其故而弗申言其故後之儒者不
但不曉其故而又誤讀其書以天子之事句甚哉天下
之誤於春秋也自今言之昔周盛時是非大明於上有
邪必斥有惡必誅東遷之世是非邪正猶有知者春秋
不作可也逮夫平王踐祚黍離降爲國風王室卑於列
國齊晉之氣凌軋天王其他封國擬尊號以朝諸侯禮
樂征伐降而至於大夫於陪臣天下大政中國大勢始

而齊而晉而楚繼而吳越僭竊陵夷日趨日下臣有弑
其君子有弑其父嗚呼至此極矣天下不以爲恠率以
爲常者何也是非不白故也夫人心之所賴不死者人
紀也是非不明邪正罔辯邪正不辯亂賊橫行亂賊橫
行則人紀不立而生人之類滅矣是不懼乎哉孔子
生當其時恠其事之靡常也取魯史所紀當時之事筆
之削之使天下後世知有是非知有邪正庶天理之可
常存人心之可不死也第史文浩瀚紀一人書一事記
一異至或千百言通始終計之又不知幾千萬言事不
應載或妄爲附會事當存錄或脫漏不紀以至詳畧不

倫去取靡當微顯闡幽之意或不得其情大惡或逃名
小過或收舉甚至亂臣賊子不蒙誅戮之筆天下之大
是大非未可一目而槩見也于是乎刪其繁文撮其要
旨一事約於一句一句約於數字至謹至嚴亂臣賊子
直斥而書之舉綱而不究其目若裘挈其領順者可勝
數矣檢束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載籍於二三策之間披
而閱之不竟日而天下之大是大非如日中天有目者
所共覩也由是亂賊知其分不可犯罪不可逃寒心斂
手深切避忌設有犯之者天下後世悉以亂賊目之而
天理人心不終泯沒自是書盟知其私盟書會知其私

會書戰伐知其專擅書朝聘知其失節書郊祀知其失
禮書蒐狩知其失時與地書星日知畏天變書水旱知
警天災書饑歉知憫民命書臺觀知重民力他凡一草
一木無大無小無所書而不參於前至書某國弑君某
人弑父雖三尺童子能讀聖人之書亦知篡弑之罪昭
揭史冊不俟乎褒貶予奪而後知其爲善惡爲邪正凜
乎不可犯也甚哉天下之誤于春秋也不觀大法不究
大本見其經之作也而曰夫子欲假天子之柄見其文
之約也而曰夫子欲嚴一字之法見其書法之異也而
曰夫子欲褒乎善欲貶乎惡欲進退乎賢與否欲誅賞

乎有功與罪遂使聖人昭告天下之典爲後世御製刑
律之書甚哉天下之誤于春秋也文之不齊文之勢也
亦制作之法不得不然也今必擬於一字之文又并其
文而誤之其於春秋之義日益遠矣或曰子安知春秋
之作之由欲白是非以告天下也余以當時之事知之
余以春秋之文知之余以孟子韓子之言驗之竊嘗論
古今知春秋者孔子之後吾取于孟子孟子之下吾取
於韓子孟子知春秋之故韓子知春秋之文二大家之
外識乎其小者有矣如唐之陸贄宋之劉原父輩皆識春秋之文者識其大者
未之聞也雖然春秋之道若之何可明也去繁難從簡

易黜三傳掃百家而後春秋之大道可尋矣予故曰春秋以易簡而告天下天下以煩刻而求春秋甚哉天下之誤於春秋也

春秋天子之事

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數語千萬世春秋之宗旨也惜乎後之儒誤讀孟氏之言遂使宗旨一失而百家之紛紛者出矣孟軻氏本謂孔子懼亂賊縱橫是非莫辨故取春秋之文削其煩污筆其領要以表白天下之是非而後亂賊知懼此春秋所以作也

然春秋魯史之舊魯史所載禮樂征伐皆天子之事也
其曰天子之事猶曰天下國家之事也以天下之公事
國家之大政司史職者可以作之奉王命者可以作之
孔子不在其位不可得而作也是故知孔子者謂有懼
世之心不知孔子者謂有出位之罪孟軻氏之本意也
讀孟子者乃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
討罪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所云似矣罪孔子
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
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戕矣直謂夫子欲代天子之賞
罰也嗚呼什經而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孟子所

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作之也世儒所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孔子行之也孟子所云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于世世儒所云孔子作春秋以任王法于身嗚呼什經而至于如此則亦無所不至矣是豈直文定之言哉公穀以來蓋已有之至文定則著焉爾考亭平日論議春秋大不類于文定至什天子之事復取文定之言是蓋一時之所見非終身所持之定論也嘗讀文定春秋數十萬言君臣之分夷夏之交王伯之別義利之辯本諸性道發諸言議沛乎剛大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自春秋以來所未有也然而識者窮其所論與仲尼所書不能

無牴牾者褒貶之說惑之也褒貶之義生于賞罰賞罰之權出于南面即南面以行權則春秋天子之事一言以誤之也自夫儒者一言之誤遂真謂孔子託春秋之權行天子之事是故吳楚降王爵而爲子秦晉貶侯伯而爲人子突下士進勲階於大夫咥糾大臣退等列於中士善者賞之惡者罰之亂臣賊子秉鉞鉞以誅之宛然王者被袞冕於明堂而進退乎諸侯百官也嗚呼誣亦甚矣吾不意吾夫子之聖所爲一至此也然猶可也至謂春無王以著天下之無王王無天以貶王者之不天是夫子非特行天子之事以賞罰乎諸侯而又行天

之事以賞罰乎天子也夫子將爲之乎夫子不爲天以
賞罰乎天子則亦不爲天子以賞罰乎諸侯也其爲誣
也則亦不俟辯矣且天子之事豈惟春秋司馬遷之史
記班固之漢書溫公之通鑑朱子之綱目凡爲史者皆
天子之事也今必曰然豈數君子者亦欲托諸史以行
天子之事乎其爲誣也則亦不俟辯矣或曰作春秋非
僭乎曰僭雖然吾所謂僭也異於是修史者史官也非
夫子自爲史也夫子之僭非僭天子也僭國史也或曰
如子云言春秋之法安在曰吾所謂春秋之法異于世
儒所謂天子之法也彰善惡以垂天下之懲勸辯是非

以訓天下之去取此春秋萬世之大法也如必曰然吾不敢以誣春秋也夫以萬古之春秋坐一言之乖誤以至於今莫可易者此余所以不避迂朽而過爲論也不知孔孟再作將取余言否耶

夾谷前

孔子相夾谷之會仲由墮強僭之都衆皆頌之而有識者疑焉夫經有不俟傳而可考者夾谷之會邱費之墮是也兩書平會之後而繼以齊來歸田則齊田之歸歸以平也不平則不會不會則不歸也兩書圍邱之後而繼以墮邱及費則邱費之墮墮以叛也二邑不叛二氏

二氏亦將資爲保障而不墮也三傳乃謂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人悔過懼歸魯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及費謂茲二舉咸出孔仲之謀也然與否耶大都兵生於怨怨生於所不平齊既平矣胡復有萊兵之劫哉古君子固有從容笑談折衝千里者傳載夾谷之會齊出萊兵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視歸乎齊侯說以十數言且曰而不反我汶湯田罷享禮誅侏儒目動神怒殆類曹劌齊柯之盟樊噲鴻門之會於聖人氣象大不槩也左氏作之公穀附之儒者從而爭頌之曰仲尼一語威重三軍信非大聖人不能也噫豈惟聖

人哉其在春秋戰國蘭相如申包胥鄭子產蘇秦張儀
李左車酈食其之徒皆優爲之矣豈惟聖人哉二氏欲
墮二邑移辰墮之孟氏不欲墮成公圍之而不克以此
見進退不在公而在三家也而謂由孔子哉卣費克而
成不克何孔子長於卣費短於謀成也臣舉之則易君
舉之則難孔子仕魯豈什君而臣是助乎三家季氏最
強孟氏順未見行於強者斯易行於順者卻難若曰有
能有不能聖人之化未足神也所謂聖人者固將異於
人也墮卣費而至於命將帥而策已下矣費人入及公
側計已踈矣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而僅免功亦

卑矣亦何異於人哉夫子嘗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
來之聖人若果用魯固將明分義以諭之諭而不來將
聲其罪以討之乎將輕千乘之主犯矢石以圍之乎既
圍矣夫子曾不出一計發一策擒處父而誅於兩觀之
下至無功而還不其損褻威重矣乎後之人見成無功
諉之公也向使成敗孟氏孟氏帥師墮成必不重勞魯
公之圍也後之人追見圍成之事不以歸孟氏而以歸
仲尼多見其因成敗以附人也且曰墮曰圍皆非有道
時事苟以墮都爲功夫子同於用魯之年當服圍成之
咎儒者不究所從功則歸仲尼過則歸魯定設令仲尼

再生必不誣功於已假曰圍成之時孔子去魯其與史記所載孔子十四年爲魯司寇季桓子歸女樂而後行事可盡信哉其諸好事者見吾夫子備帝王之德不得一日小試其道故夾谷之會以神夫子之功而不知所以尊夫子也或曰夾谷無孔子墮都無仲由乎曰謂有孔仲可謂出孔仲不可曰孔子之仕如斯而已乎曰此正不必出孔子也事不出於孔子奚害孔子仕哉今天濟人者舟也非天也有欲頌天之功者曰天也非舟也以夾谷之功歸孔子之聖奚異指舟之功爲天之功哉正唯不知天也

夾谷後

自有夾谷之會尊孔氏者皆曰孔子拒強齊伐叛魯文
事武備於斯見之魏乎大哉是豈知孔子哉孔子所以
師萬世者胡用于此立言者將曰孔子悲鳳麟之不至
作文教以詔天下後世之人懼天下後世謂我夫子周
於文德缺於武事不足以絕古今重尊仰也故爲斯言
使凡世人知我夫子具文武之全材誠帝王之師範不
知孔子之大豈惟此哉今夫天日星之布其文也雷霆
之威其武也天之大豈惟此哉其在聖人武固一藝文
亦一藝孔子聖人也非文人也譽孔氏以文武將以孔

子爲文人乎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所謂多能已非孔子之極况以其一而大之哉居孔子之門以好勇名世者曰子路以文學名科者曰游夏設以武人目子路以文人目游夏三子固將怫然不居矣而謂孔子居之乎今必以文武而贅孔氏欲尊之反卑之欲大之反小之尊孔子者以道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道在舜禹揖遜授禪道在湯武牧野鳴條道即太極太極包萬變而無外孔子太極也所謂文武者固將一以貫之矣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所謂文道德之文也非文武之文也後世呂孔二紀文武兩途謂

孔廟曰文廟正以所謂文武者當之道之不明其有自
矣文武果足以名聖泰漢以下英傑之君固有武戡禍
亂文致太平其臣之出將入相者徃有之豈必孔子
哉斯議也作於左氏附於漢儒後人因而尊大之也左
傳附載誣媯禍福家語儒行諸篇皆語孟所不道者以
彼之謬質此之疑不可一二盡信之矣設有之焉愚既
陳於前矣固不足以盡聖人也左氏公穀數君子未聞
聖人之道其所侈大之言則亦不足試也已

西泠泉厓邵先生文集卷之十

成都門人同泉趙錄梓
內江門人葛村周瑛校

賦

秋日東歸賦

先生諱章
廣順德人

正德歲丁丑海南李先生爲余邑弟子師以大人之故
諷日戒行置余東歸由浙抵廣越數千里而瞻晤未期
是不容愒然也賦秋日東歸以識之其詞曰粵斗柄之
西揭兮司金神以聲收湛露斯于豐草兮落紅衣于芳
洲羌寒蛩于東壁兮紛大火之西流將江淮之芙蓉兮

響涼飈于梧楸雲淨飲而天高兮水澄碧而光淨先生
去余欲何之時序逝兮焉留盼雲山而目宿兮望故園
而情幽悼嚴君之奄弃兮日奔赴乎炎州烏血茹于宵
中兮猿腸斷于林丘慨湯藥之靡親兮嗟餅壘之貽羞
形纒纒而骨立兮思皇皇之如求云東歸之旣卜兮而
適值此素秋繁草木之黃落兮雁來賓于海陬嗟鳴蜩
于高枝兮皎新蟾于岑樓宿宿信信之能幾兮觸余心
而夷猶坐春風于汝易兮殆歲月之三周匪字句以砭
愚兮欲移風于魯鄒探玄玄于獨見揚囂囂于群咻物
何微而不格理無賸而不搜闡蘇湖之絕學沛河汾之

餘休般紛紛而泣此今孰能如先生之孔脩揆知己之寡足斯百一以爲儔時俯仰于孔堂兮忽參商于天幃歷崎嶇而相軋擊空明而泝游哀濶別之易邁傷避后之難壽臨西風兮浩嘆顧臥轍兮無由倚宮墻而掩涕徒盡日以凝眸

獻宸朝

天賦有叙

栢泉諱介字廉夫真定人

正德戊寅我仁和尹栢泉張先生卜日戒行將入覲聖天子而獻宸焉瀕行都邑耆舊之賢覺校及門之士咸咨嗟太息以先生之去必膺大任將勿復來以爲吾民父母也類爲詩章道挽留之意表去思之情某讀之

則曰異乎若人知所以自爲而不知爲天下慮也方今
聖皇側席下士彙雋茂而登庸之授之崇秩與共理天
下若先生之才而可濡滯一方也耶某賤且魯辱先生
之知與而愛益深至奚敢以自默爰拜手而爲之賦以
獻亦以安諸君子云其辭曰我 皇朝之建都立邑兮
域四海而茫茫曰西浙當吳越之要會兮仁穰首淞壤
之是疆繫附郭劇且衝兮寔物衆而地張上臨諸司之
百執事兮下隸輻輳數十百萬之氓征輸維煩兮聽決
維殷日夕輟集兮如蠅之毫芒般後先之位此兮曾有
若先生聞望之孔彰鵬搏扶搖兮鳳飛翱翔牛刀初試

兮騏足騰襄曰公而明兮曰柔而剛曰慎而勤兮曰直
而方如玉之節兮如金之良山丰安其凝重兮海襟度
其汪洋飫道腴兮豐我蔚文藻兮鋪張至仁覃被于草
木兮世盡掃夫粃糠薦剡屢及夫琴臺兮褒言隆于憲
堂才綽綽有餘裕兮分考上上而無雙羌何脩而進此兮
固積厚之所將豈不有以追踪卓魯而接武龔黃也耶
邇乃秋風高逸翰健平一心以持衡惕三年而視篆衡
公勤勸課于乘田魯侯矢文德于芹泮翊鷹隼于天衢
投豺虎于豺豸羌政蹟之有成而行名其無玷亦維恪
守乎官箴庸見評于月旦於是戒輕舸之搖搖兮駕長

車而輶輶涉江淮之淼淼兮歷豐沛而漫漫望王京兮
載止向紅雲兮三獻拜 楓宸兮悚息傾葵藿兮繼繼
負版籍兮八千祝 皇圖兮九萬敷士風兮長嘯達民
隱兮浩歎烏紗掩映于日表丹心披擢乎層漢太乙拭
目而佇眎重華御蹕而駭忭依飛龍以遊敖比瑞麟之
時見是宜周爵五等之駢尊孰謂漢官列宿之徒羨于
嗟乎帝心簡在今在一人擢以其異兮臣以其鄰豸冠
峨峨兮駟馬駢駢言出風行兮澤沛爲霖氣焰震夫山
嶽兮威靈赫乎鬼神于以瞻 天顏兮有喜輔 聖德
兮無垠抑亦甄萬類于有造鼓六合而皆春將有以兼

善夫天下曾可以吾人之私志狹見徒欲久沾被夫百
十里之民人也耶

慰知賦簡李子式并悼琢王先生

子孫王諱璧字白夫
式諱得興

別久思縈情深言結晤語未緣晤心殊切每一感事撫
膺歌風觴月未始不追二難之舊游而慨十年之契闊
也客歲聞報翁副地曹子脂南轅色動高堂夢迎華節
爰冀挈行李而來而寄傲湖山之可悅夫何盼塵甫殷
鵬音隨接疑信相將籲天何說謂有道者享祿位未名
壽而大造乎斯世斯民不應爵至大夫而遂止齒幾下
壽而遽歿嗚呼悲夫吾道酸噎雖然有子如子翁死不

減余日啓子之緘發子之蘊知必奮庸于時而他日掀
揭懋偉信克光夫前烈子胡可放情山水以爲達後志
田舍以爲括哉余也無似玩歲揭月壬午計偕謬與觀
國癸未數竒奔走南北病妻向危弱息就沒痛抱惡懷
草茅荆棘自以爲德涼命慳有以罹此又何心于功名
之會適豈其桃花濫津楊葉連襲策獻楓宸名聯桂籍
音回杖履之春報愈比堂之疾他無足以爲歡而惟茲
之是懌旣而視政天曹漫無紀述鳴鷄戒旦策馬趨朝
爲余日之常職能不有慙于伐檀詩人之不素食者耶
方終養之有懷虞 聖允之未克非不有志于蒼生未

敢自甘于泉石也。屢愛最深，并茲告筆，控露未罄，吾欲言臨緘，無任夫沾臆。

蘭軒賦贈彥祥夏子兼致壽言

諱煜里人也

浣花溪主歸自濯錦江頭，卜居于方伯鳴珂里，徜徉容與間。豐隆馥郁芳香襲人，如入芝房，登芸閣而擘蕙帳者，訊之第筠泉子曰：有是哉！芬然鬱如，莫莫臻臻，濛濛泌泌，揚糴叶馨，無物借喻，莫測所云。筠泉子應聲曰：我知之矣。倚與芳鄰，有美夏君，梅情柳思，蕙質檀心，樹蘭九畹，綠葉紫莖，風傳十步，露浥千齡。此芬芳之所以鬯達而軒宇寄號之得名也。余作而曰：茲其蒼梧方岳之

苗裔乎抑弋陽國賓之支子乎孤高邁俗灑然出塵清
標厭衰靈根可珍誼分斷金之重情投倚王之真義扶
輿之清淑而忝天地之陶鈞者當爲王者之香國中
之秀胡委質于幽岵與惡草而兢茂此曾谷所以援琴自
傷而猗蘭之操不容不奏也幸而青衫延佇翠帶敷揚
綺石爲儔燕尾分行階庭擬拔堂下叢芳紉堪作佩綴
可爲囊尚賞見于琴臺不終抱恨于瀟湘也邇者嚴霜
既零百草就悴朔氣戒嚴陽回大地繁軒之蘭也剛得
夫氣之最先乃肇生而穎異于時老梅丈見山磬介第
旭日蒸葩光風轉惠竹葉開春鬱金釀醉歌椿苓似脩

祝薦菖陽而引歲試看百代王樹之森森將與松栢之後凋者長命而永世也時東晁胡子雲泉錢子方乞余言爲蘭軒壽余乃爲之賦令筠泉子歸之

梅溪賦并序

梅溪諱翺字九皋平川諱應箕字維南川之巴人也

泉厓山人謝政百花潭二十年所一夕夢游海棠香國于洋洋芳臭襲人若獲所遭乃語諸薇垣大夫平川子平川曰異哉先生之夢之神乎良以慰不淑耿耿衷抱盍陳之某家香國之梅溪溪之流環繞幾百里橫亘塗山襟帶羅洞菴口紆沸周匝出自西嶺之麓委委也先世自楚徙居之家君未封秋官時言念梅溪清馥潔

洄嬈美香國因號梅溪丈人年幾耄矣某辱先生知與
簡拔獲有今日肯嘉惠一言翊我脩祝否乎無何丈人
計言陡臨將命無及或者曰子已之乎余曰心許之矣
昔季札掛徐君之劍不以存亡易乃心矧辱大夫之請
言追惟丈人之雅號忍克自靳弗爾敷陳哉萬里遐心
感今懷昔流墨伸紙賦以章之其辭曰翳岷峨之長源
兮邈巴渝而東之緬南平之軒舉兮揖西嶺而相維洪
瀾巨浸之莫可紀極今日汎濫乎巴江之陂江介墳起
兮流衍成溪后皇嘉卉兮香雪棲迷沿溪濱兮上下托
雲水兮東西彷彿乎雲夢之野庾嶺之蹊氛埃之所不

能到癰靄胡得而分批梅溪丈人者結萌涯許冷淡目
持孤標高揭宿莽從披思若穴以投老兮終冰雪以爲
期孕先春之淑氣兮肇陽德之蕃滋羞桃李之冶容兮
洽松栢之幽姿芳香隨風而布濩兮素影橫水而支離
紛清娉兮靜脩羗岑寂兮歲蕤胡爲乎若是之風韻高
格而弗自試兮乃發跡于青子之累累吾固知時尚之
弗諳兮競穠郁以爲務也付堅白而莫予執兮繫匏瓜
之或我適也嗟漂蓬斷梗之靡所根着兮將詭隨而不
之顧也嘅天花小草之雜陳吾前兮甘偃蹇于窮冬迺
寒而漫弗之妬也于是乎東皇着意兮綽約南枝上林

春旱兮雷厲風馳春魁允占兮草木咸知應簡置之玉
堂兮會製錦于姚姒載鶴駕于孤山兮揖逋仙之高致
揚栢臺之風紀兮參薇省之道轡方有以解塵心之渴
今日瞻跂于梅溪之浹行當尸調燮之元功兮邁阿衡
負鼎以滋味抑胡爲乎丈人兮托貞魂而長逝噫吁嚱
陽春代
謝兮白雪摧殘郢客歌終兮和者爲難江城吹笛兮五
月高寒流哀音于江南兮儻掩涕而含酸